

武論金庸

潘國森



梁中興主編
陳少傑題



第二版



武
論
金
庸

潘國森

武論金庸

作者：潘國森

責任編輯：岑淑群

出版：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次：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二版

ISBN：962-357-759-1

承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金庸於一九八六年贈予本書作者的一冊《鹿鼎記》

序

認識潘國森老弟是因為大家一起學太極拳，他在同學之間有個外號叫作「書生」。

初次見到書生時覺得很奇怪，怎麼這個年青人總是昏昏沉沉、沒精打采的呢？若是不知就裏，甚至會以為他沾染了不良嗜好。但是學拳幾個月之後書生的面色完全不同，比先前健康紅潤了許多。

書生的中文造詣很高，這是有目共睹的，原來他的英文水平也不弱。去年一本英文健康雜誌要訪問師父，恰巧師父剛寫了一篇介紹太極拳的文章，書生就自動請纓將它譯成英文，給那位洋編輯作參考，想不到他的譯文竟然可以譯得這樣傳神。

經常會有一些外國朋友來參觀拳班，少不免要將師父講解的拳理譯成英語。書生的記心極好，腦筋也轉得極快，許多時大家還沒想到應該要用甚麼樣的措詞來解釋這些涉及力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道理時，他已經將師父的話譯好，久而久之，他就成為了拳班的首席即時傳譯員。

每次招待來自海峽兩岸的訪問學者，我定必帶他們到拳班來觀摩。原來書生的普通話亦很流利，直至在北京長大、一口京片子的葉勇師弟加入拳班，書生才退位讓賢。

書生雖然年紀輕輕，但對許多歷史掌故都如數家珍。他平素言語談諧，談笑風生，大概可以入得《滑稽列傳》。可是他最喜歡將快樂建築在我的痛苦之上，把我當做主要的取笑對象。他跟我開玩笑的技巧很高明，經常弄得我啼笑皆非，每次都足以令我感到尷尬，令旁人嘻笑，但又不會嚴重到要翻臉的程度。

我太太也覺得十分有趣，有一次她還邊說邊笑，叫我不要再和書生接近得太多，免得給他帶壞了我。而每次見到書生望着我笑的時候，我總有點擔憂，不知道這位古靈精怪的師弟又想出了甚麼新花樣來作弄我。

去年年底書生在電視台的一個特備節目中做嘉賓，一同亮相的還有我的同事兼老同學曹宏威兄。此時我才知道書生原來亦莊亦諧，他在螢光幕前一反平時「欺負」我時的常態，一本正經的侃侃而談，更想不到書生除了精通中國文史之外，竟然還是西洋怪力亂神的專家，對百慕達三角、埃及金字塔等等神秘事物都有研究。

我見書生如此淵博，就對他說金庸小說雖然高明，但也不應老是評論金庸小說，應該要多一點文以載道才是，他總是微笑而不置可否。

我自己的研究領域以中醫藥為主，在一九七四年與中文大學同仁創辦了中藥研究中心，爲了藥研工作二十年來走遍大江南北。深歎自清末以來，國人多被外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砲轟得頭昏腦亂，在接受西方文化科學思潮之同時，卻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學術懷疑和輕視。原來書生對中醫理論和易學也很有研究，還曾經結合近代科學哲學的觀點，撰文爲中醫的針灸學辯護，反對強用西醫藥科學來局限中醫藥的發展，真是深得我心。

近代國人許多只知科學萬能而急欲倣效，將中國傳統優良文化棄而不顧，殊不知他國文化愈入，我國文化愈消；我國文化愈消，他國勢力愈逞。甚而國未滅而文教已滅，國未亡而精粹已亡。書生學兼中外，因此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愛護是理性而不盲目。我以爲有志之士必須同心同德，一起循着「繼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的方向認識和發揚傳統文化，廿一世紀才能夠是中國人的世紀。

說到金庸小說，我亦十分敬服，但是卻不敢在書生面前班門弄斧。他的觀點大都很新穎，尤其是將小說中表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一一勾劃出來，令人讚賞。至於太

極拳，書生雖然叫我一聲師兄，但是現在他的拳技已經把我遠遠的拋離。

書生向我索序，欣然允諾。但是只能在這裏談一談我對書生這位絕不簡單的小朋友的一些觀感，與及介紹一下他鮮為人知的一面。

楊 頌 榮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乙亥歲夏四月

自序

武俠小說的最大特色是着重打鬥場面。若是缺乏了緊張刺激、扣人心絃的武鬥，小說還能有甚麼看頭呢？武俠小說也就不成武俠小說了。

男性讀者通常要比女性讀者更喜歡小說中的打鬥情節，這或許是潛藏在男人內心深處、好鬥的「動物本性」殘餘作祟吧。在洪荒世界裏面，人類必須如其他動物一樣為生存而搏鬥；而在現代社會，人不再要與其他動物作體能上的競爭，為生存之戰已改變了形式，但是男人潛意識之中的侵略性卻未有隨此而逝，他們需要一些宣洩的途徑，做體育活動甚或觀賞體育活動是其中方法之一。

閱讀武俠小說也有同樣功能，警惡懲奸固然大快人心，刀光劍影還可以發洩胸中抑鬱，用思想上以暴易暴的方法補償一下現實生活裏面的不平事，是不少人無可奈何之下的唯一做法，因此以武打技擊為題材的電影、小說、漫畫未必一定會造成讀者的暴力傾向，那得要視乎作者對武打的態度，有時反而給人一個發洩機會。

在幾十年前的武俠電影裏面，打鬥場面並不很激烈，甚至可以說十分斯文，到了八十

年代才出現孔武有力的男人向妙齡俠女拳打腳踢的情節。而現時瘋魔不少電子遊戲迷的「街頭霸王」也有男女對打的場景，在舊日男人打女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就算是盜賊與黑社會中人也不肯亂打女人，現時十來歲的童黨、邊緣黑社會分子對弱質女流飽以老拳而不覺得羞恥，當然是受了近年的不良電影和漫畫影響。

有人以為武俠小說之中打打殺殺場面太多，因而沒有意義，金庸小說中的武打描寫其實很有深度，雖然許多武功描寫都是出於作者杜撰，但是背後的哲學卻絕對不可輕易忽視。

為此，我這第三部評論金庸小說的作品，就全部以武打場面與武打理論為題材。武俠小說之中當然只會描寫主角學武的經歷，然而借武說文，作為讀者人生路途上求學的指南，金庸小說其實亦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陳世驥先生力言讀金庸小說不能「讀流了」，否則「所求者狹而有限，所得者亦狹而有限」，那就是如入寶山空手回了。假若你從來不曾到過寶山，那也沒有甚麼好遺憾，若然到過寶山而還是要空手回，那就寧可不知世上有寶山好了。

本書的前半部共五章，分別討論金庸筆下的武功、武器和練武。

為免惹來「紙上談兵」之譏，在討論金庸杜撰的武功之餘，少不得要介紹一下傳統中

國武術之中，一門日漸爲人誤解、被人遺忘的流派，這門流派在金庸小說中常有提及，就是太極拳。最後兩章先澄清傳說中張三丰與太極拳的關係，然後講一講真正的太極拳。

在此要向幾位朋友致謝，首先是楊顯榮教授在百忙中撥冗爲本書作序，楊教授的尊師陳文傑老師爲本書的封面題字；還有黃世平博士和葉勇先生，我對於中國武術史沒有認識，若是沒有他們兩位的幫助，對於歷史上的張三丰與太極拳之間的關係就做出文章來了。此外中文大學太極拳學會借出珍貴圖片。最後是陳永誠兄，他對本書的初稿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一九九五年三月

目錄

序

楊顯榮

自序

第一章	武功的來歷	1
-----	-------	---

第二章	從劍氣之爭看獨孤求敗的武學	29
-----	---------------	----

第三章	以兵器比喻人生	63
-----	---------	----

第四章	習武與求學	79
-----	-------	----

第五章	白首太玄經——學識與武功境界之矛盾	101
-----	-------------------	-----

第六章	張三丰是太極拳的創始人？	131
第七章	從太極拳看武打描寫的眞眞假假	153
附 錄	淺論太極（譚耀）	180
後記（一）		182
後記（二）		188

第一章

武功的來歷

葛爾丹道：「聽說少林寺歷代相傳，共有七十二門絕技，威震天下，少有匹敵。方丈大師可否請貴寺眾位高僧一一試演，好讓小王等一開眼界？」

全新的武林秩序

除了《天龍八部》有較多誇張的描寫之外，金庸小說的武打場面一般都是十分迫真，經常是一招一式、拳來腳往也交代得清楚細緻，寫來絕不含糊、絕不偷懶。

也許是寫得太過迫真的緣故，據說曾有武林中人讀了金庸小說之後，以為金庸是此中高手，竟然找上門來要與他切磋一番。後來金庸一再解釋，堅稱不會武功，才能夠「弭兵解困」。可見金庸的生花妙筆與無盡創意確是不同凡響，連長年累月浸淫在真正武術之中的行家也上了大當。

未有金庸小說以前，香港人最熟識的武林故事全都與少林派有關，年代比較近的是黃飛鴻，再向上推就是洪熙官、方世玉等人。

黃飛鴻的故事在香港無人不知，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名演員兼粵劇名伶關德興師父主演的近百部黃飛鴻電影所致。最初的黃飛鴻電影還有以真人真事為藍本，大概是越拍越多的緣故，逐漸把故事題材都用盡了，後來的劇情就全是自由創作。近年徐克導演的新系列黃飛鴻電影，在技法上有了許多革新，娛樂性很高，但是編劇方面卻是天馬行空。交出這樣的文章來，在舊日一定會被國文老師寫下兩句杜甫詩來做評語——「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不通，不通。

早期黃飛鴻電影中飾演黃飛鴻弟子林世榮的演員是劉湛（導演劉家良之父），他本人就是林世榮的弟子。林世榮著有一部《虎鶴雙形拳》，翻印本現時仍然可以輕易購得。

一說到虎鶴雙形拳，就令人想起洪熙官、方世玉和少林寺木人巷的傳說，在那些故事之中，少林派是「忠」的，武當派、峨嵋派都是「奸」的，大奸人馮道德是武當派，而白眉道人是峨嵋派。這些故事在武俠電影和電視劇之中很常見，差不多每隔幾年就有人重拍。

但是有了金庸小說之後，香港人所知的「武林」起了很大變化。少林派的絕技不再是「少林十形拳」，而是「七十二門絕技」。武當派就由「奸」變「忠」，最厲害的功夫是太極劍和太極拳。峨嵋派變成了女權至上的「女兒國」，因為「峨嵋」與「娥眉」同音，而娥眉必然是「母」的而不是「公」的。還有除了黃蓉之外，丐幫幫主必定要懂得降龍十八掌。「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家，任誰都不能再把武當派寫成奸邪的一路，也不能寫不會降龍十八掌的丐幫幫主；峨嵋派可以由一個男人來做掌門，但是門下一定要有幾個美女，否則就會不成體統。

金庸能夠重新制定了「武林大勢」，立下新「規矩」，是因為他筆下很有「權威」，言之鑿鑿，有時會令讀者「不敢不信」。例如《飛狐外傳》：

「原來鷹爪雁行門在明末天啓，崇禎年間，原是武林中一大門派，幾代掌門人都是武功卓絕，門規也極謹嚴。但傳到周鐵鶴、曾鐵鷗等人手裏時，諸弟子爲滿清權貴所用，染上了京中豪奢的習氣，武功已遠不如前人。後來直到嘉慶年間，鷹爪雁行門中出了幾個了不起的人物，該門方始中興。」（頁五二一——五二二）

周鐵鷄等人在書中頂多算是「三線開角」，若把小說改編成電影恐怕這些角色還會乾脆被刪掉，而即使拍成長篇電視劇也只能胡亂找個年青的「龍虎武師」來演。但是金庸在此處忽然來個神來之筆，把原本是虛構的甚麼「鷹爪雁行門」寫得煞有介事，可見他的寫作態度是何等認真，即使是毫不重要的情節也要細意經營。

小門派的歷史也作得有紋有路，主流武功自然更有系統，這些系統雖然未算是完美無瑕，但是結構也很嚴密。

在現實世界裏，習武之人許多都是不甚精通文墨，如果不熟悉真實的武林掌故，確是很容易信以為真！

倪匡、董千里、陳世驥的異見

衆所周知，倪匡曾為金庸代寫《天龍八部》數萬字，在現行修訂本中已被刪去，其實這段文字大可以作為《天龍八部別集》來出版，不明白為甚麼沒有書商打這個主意。代寫一事原來還有一位幕後功臣，就是以「項莊」為筆名的董千里先生。據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說》一書中的描述，他雖然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處理故事情節之上完全可以「自由發揮」；但是董千里卻是文字上的「監軍」，每段小說寫成之後還要先由「監軍」過目，有需要時改動過之後方才見報，金庸